

编者按

深入现场、深度采访是科学报道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在诸如卫星发射、科学考察以及突发灾害等重大科技事件中，经常可以看到《中国科学报》记者的身影。他们和报道对象共同见证甚至参与了事件的发展，共同挖掘并呈现了事件背后的事实以及科学的真相。



代表性文章

- ◆ 誓为祖国夺取一个“世界冠军”——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全合成有生物活力的结晶蛋白质诞生记 (1965年12月1日)
- ◆ 拼搏,向着高临界目标 (1987年3月6日)
- ◆ “蛟龙号”起航,奔向海下5000米 (2011年7月3日)
- ◆ 龙门山为何如此不安 (2013年4月22日)
- ◆ 我国成功发射首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2015年12月18日)
- ◆ 07:30“神舟十一”今晨发射 (2016年10月17日)
- ◆ “墨子号”牛在哪? (2016年8月16日)
- ◆ 50年,青藏科考再出发 (2017年8月21日)
- ◆ 嫦娥四号奔向月球背面 (2018年12月10日)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星”

■本报记者 甘晓

不久前,嫦娥四号刚刚升空,紧锣密鼓的采写工作让记者不禁回忆起5年前在西昌现场报道嫦娥三号发射的时光。“我们的征途在星辰大海”,这是科学家们常说的豪言壮语。事实上,作为科学传播者,《中国科学报》的记者和编辑们一直在“看星星”的征途上默默陪伴着科学家。

精心策划群星闪耀

2013年11月底,编辑部策划了“跨月”特刊,用整整4个版面对嫦娥三号展开全方位报道。“跨月”谐音“跨越”,意在强调嫦娥三号任务在我国探月工程计划中的标志性。发射前,记者争取到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的采访机会。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欧阳自远用极具画面感的语言展望了嫦娥五号及未来深空探测的规划。这些内容也成为《欧阳自远院士自豪讲述——中国人有能力探测更远》特别出彩的部分。

同时,记者们分别从中科院承担任务

的研究所带回了有关“玉兔号”月球车如何工作、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测轨和定位、空间环境预报及8台有效载荷的应用等情况。

2016年8月16日,编辑部为“墨子”号的发射策划特刊。《让量子科学“照进”生活》《“墨子号”牛在哪?》《空间科学先导专项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大事记》等科普文章“刷”满了两个整版。

此外,在“悟空”“慧眼”等卫星发射的时刻,《中国科学报》都在第一时间推出了详细报道。用一位老编辑的话说,这些年,群“星”闪耀《中国科学报》,记者编辑都成了追“星”人。

亲历伟大历史时刻

对记者而言,最深刻的感受莫过于发射现场的直击。

2013年11月29日清晨,记者从北京出发,五个小时后抵达西昌,开始了现场报道嫦娥三号发射的工作。加注、演练等各种时间节点接踵而来,身处西昌的我感到似乎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紧张。发射时间

是在深夜,巨大的声响和强烈的火焰让人们感到格外震撼,这项工作也变成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记者们也先后亲历了“悟空”“墨子”和“慧眼”的发射。例如,2015年赴发射现场报道的记者倪思洁写道:“成功了,世界和中国的又一个重要的暗物质探测装置!成功了,中国迄今最大空间科学卫星计划的‘首发星’!”2016年赴发射现场报道的记者李瑜写道:“脚下的震颤打破了戈壁滩上的宁静。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拖曳着一道刺眼的白焰划过茫茫夜空,在呐喊与欢呼中,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圆满成功。”

如今,当我们聊起当时跑到发射现场追“星”的经历时,共同的感触是,火箭发射升空的那一刻,有一种见证历史的自豪和骄傲。

深度挖掘科学内涵

作为带着科学任务上天的这些“星”,发射任务完成后,它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动态追“星”成为《中国科学报》的工作常态。

2014年1月,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月球车完成第二月昼工作后,记者立即采访了嫦娥三号任务科学应用研究核心团队责任科学家林杨挺等人,对嫦娥三号取得初步科学探测成果进行了报道。2016年9月18日,《科学报告》杂志在线发表了科学家利用嫦娥三号搭载的极紫外相机取得的成果。国家天文台闫岩博士向记者详细介绍了这项工作。相关报道在报纸头版头条刊发。

2015年12月,“悟空”首次获取科学探测数据;2017年11月30日,《“悟空”抓到了什么“妖魔鬼怪”?》报道暗物质卫星“悟空”获得一条世界上最精确的高能电子宇宙射线能谱。

“墨子”和“慧眼”的最新消息也陆续见诸报端——《1203公里的纠缠》《“墨子号”实现量子通信“三级跳”》《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开通》《首个双中子星并合引力波事件被发现:“慧眼”成功监测到爆发天区》……

一系列对卫星科学发现跟踪式的报道,深度挖掘了航天任务的科学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国科学报》的独特之处。

专家点评

让探月报道“科味”十足

■林杨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过去,嫦娥一号、二号和三号围绕科学目标,获得了大量有关月球的信息,这为我们天体化学家讲述月球的故事提供了大量证据。其中,嫦娥三号是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的首次软着陆和巡视探测。我们团队主要利用测月雷达、粒子激发X射线谱仪和红外成像光谱仪这三台载荷的探测数据开展研究。测

月雷达首次实现了对月壤结构的巡视探测,获得了一条100多米的月壤结构剖面。粒子激发X射线谱仪在与月球土壤“亲密接触”中实现了对该区域镁、铝、硅、钙、钛、铁和钾等7种主量元素和铬、镧、钪、锆等4种微量或痕量元素的高分辨测量。探测结果表明,嫦娥三号着陆区的玄武岩在成分上不同于已

知样品,是一种新的类型。“玉兔”号月球车用于获取月表信息的主要载荷之一红外成像光谱仪,可以同时获取月壤的显微图像和光谱信息,可以解析出着陆区月壤的矿物成分和太空风化的信息。中国探月工程以及即将实施的火星探测为天体化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我们团队根据“玉兔号”月

球车发回的探测数据,分析出月球在地质“晚年”又一次爆发大规模的火山运动,并发现月壤厚度以前被低估了。对于嫦娥三号所取得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报》都作了及时、深入的报道,为我国探月工程的新闻报道增加了十足的“科学味儿”。(本报见习记者程唯珈整理)

随“大洋一号”的“西行”漫记

■本报记者 陆琦

说来也巧,2007年,我进入中国科学报社后做的第一个选题是关于海岛开发的;2011年,从大学周刊回归新闻中心后做的第一个选题是关于“蛟龙”号的。

多年来,我一直与海洋结缘,从浅蓝到深蓝再到极地,见证着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建设海洋强国的道路上奋力拼搏、刻苦攻关。

之前还只是“听海”,直到2012年,我拿到“船票”上了船,对海有了更直接的体会,对大洋科考有了“零距离”的接触。

2012年是落实《国际海域资源调查与开发“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大洋26航次调查成为我国大洋科考向深度和广度进军的重要一步。

此次能够作为特派记者跟随“大洋一号”船采访报道,既是原国家海洋局对《中国科学报》的高度认可,也是《中国科学报》提高显示度的绝佳机会。

最终《中国科学报》开设“大洋之旅”专栏,同时在科学网开博客,以科考日记的形式,感受科考生活,一览大洋风光,从科技与人文两个角度展现中国走向远海的豪迈。

中国大洋26航次共分6个航段,调查区域涉及印度洋和大西洋。我参加的是第四航段,从尼日利亚拉各斯出发,向西南方向航行,穿越赤道,进入南大西洋洋中脊作业区,最后停靠巴西里约热内卢。

2012年8月28日,经过近20个小时的长途飞行,终于到达拉各斯,登上了“大洋一号”船。像我这样第一次出海的新人,上船后

非常兴奋,这是从未体验过的经历,当然晕船也是预料之中无法躲避的事。晕船期间,每篇稿子,即使只有短短几百字,都是在眩晕中停顿多次后完成的。

海上生活的单调,是长期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科考队员只能通过船上的专用邮箱跟外界联系,而且每天固定收发时间,限制邮件大小。幸运的是,船长给我这个随船记者开辟了“绿色通道”。

从8月28日到10月11日,在这一个半月的大洋之旅中,尽管遇到晕船、火灾等困难,我最终还是完成了26篇科考日记,通过文字和图片将科考现场第一时间呈现给读者。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调查队员人数有限,我不仅负责采访报道,同时作为一名调查队员,参与作业全过程。船长开玩笑说:“白天是记者,晚上是科学家。”

随着大洋考察的不断深入,很多“老”大洋”都是长时间坚守在考察船上,迎着海风,伴着海浪,忍受着单调的考察生活和对亲人的思念,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劳动,只为了大洋事业的快速发展。

通过我的报道,远在万里之外的国内读者第一时间了解到大洋科考一线。记得临下船,航次首席特别向我表达了他的谢意:“国内的领导和同事都是通过《中国科学报》知道我们的工作,比我们汇报的效果好。”

一位科考队员抓着我给他拍照,说:“孩子在网上看到我的照片,你再给我多照几张。”顿时,觉得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

专家点评

激扬奋斗青春 探索深海奥秘

■他开文(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缘起2012年,来自大西北的我从沙漠边缘来到深海洋,随“大洋一号”船执行南大西洋深海热液地质调查,从此便与大洋结下不解之缘,从“大洋一号”“向阳红09”再到“探索一号”,见证着我国大洋科考的变迁。而每一次大洋科考,我们都在劈波斩浪中前行,都在深海研究领域中更进一步。

2016年7月3日,蔚蓝的太平洋上,“向阳红09”和“探索一号”相遇了。彼时“向阳红09”刚完成大洋深潜任务,而“探索一号”则刚刚抵达西太作业区。大家相互欢呼,相互致意。谁能想到,仅隔一年,“向阳红09”载着“蛟龙”号,“探索一号”载着“深海勇士”号,又陆续来到海上,继续发挥它们在深海洋科考中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从“蛟龙”号的自主设计、自主集成再到“深海勇士”号的国产化率高达95%,这是中国深海装备史上的又一里程碑。随着“蛟龙”号、“深海勇士”号、“海翼”号、“海斗”号等一批深海精密仪器的研发成功,我国的深海研究迈入了国际先进行列,并不断刷新着各项世界纪录。

从未知到探索,我们走了很多年。在砥砺前行中,很感谢《中国科学报》等跟我们一起奋斗在一线的新闻媒体们,加快了大洋科考成果的传播。

(本报记者陆琦采访整理)

从“5·12”现场传回的报道

■本报记者 甘晓

2008年5月12日中午,汶川,一场灾难突然降临。《中国科学报》(时称《科学时报》)记者的李晓明当时正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得知汶川发生大地震的消息,身为一名关注地质领域的记者,他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走,到现场去!

当天,本报编辑部也对这一突发事件作出了迅速反应。

第一时间派记者到现场去,是报社编辑部的一致决定。很快,李晓明和同事祝魏玮坐上了前往震区的飞机。

当时,中科院已成立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迅速调集力量,围绕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组织了多个项目。震后一周时间里,围绕中科院各研究所在地震中遭遇的故事以及为抗震救灾所作的努力,《庄平:摧不毁的植物园梦想》《孩子,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中科院心理专家团队灾区心理救援记》《那个悲伤的消息》等多篇报道陆续从震区发回北京编辑部,在报纸上以“一线报道”“特稿”等栏目呈现。

这一次,记者有机会和科学家并肩站在科研一线,近距离报道科学家开展工作的诸多细节。极具现场感和感染力的报道给坐镇后方的编辑部团队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提起汶川地震,许多人还会记得“龙门山断裂带”。而在汶川地震发生的2008年,如此剧烈的地震为何会发生,仍是科学家面临的未知。

地震发生后,李晓明迅速采访了地震局研究员张国民、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华等专家,并查阅了数量繁多的学术论文,形成《祸起龙门山断裂带》的报道,首次让地质学家关注的“龙门山断裂带”走进公众的视野。

此后,对于地震产生的次生灾害,《中国科学报》也陆续开展了动态报道。前方记者密切关注灾情进展,及时发出《北川头悬堰塞湖》《滑坡严重 监测困难 汛期将至 堰塞湖告急》《灾后卫生防疫:一组眼前和未来的矛盾》等报道。

在这场让数十万人无处可逃的大地震中,理性的科学之外,那些真实的生命,自然是新闻关注的焦点。

祝魏玮在5月20日刊发的《孩子,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中真实记录了中科院心理专家团队对灾区开展心理救援的情况。李晓明在《庄平:摧不毁的植物园梦想》报道中,用一个来自现场的细节,展示了一位植物园负责人、科学家在灾难中如何坚定科学信念。

此外,自5月13日起的一个月内,本报头版“科学时评”栏目每天聚焦这一举国关注的大事件,刊发相关话题的评论。在读者们看来,事实上,这些评论让人在满世界的“坏消息”中感到了温暖。

2018年,汶川地震已经过去十年,而十年后重读这些文字,依然能读到人性的熠熠生辉。

专家点评

报道减灾科学研究功不可没

■崔鹏(中国科学院院士)

十年前,汶川地震发生后,作为山地灾害科学工作者,我和许多科研人员一起工作在抗震救灾第一线,与灾区人民同甘共苦,在应急抢险和灾后重建期间,履行着一名减灾科技人员的责任。十年后的今天,有关汶川地震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

震后5天左右,在成都的《中国科学报》记者围绕堰塞湖多次采访了我。我感到记者们也肩负起他们的职责和使命,战斗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灾难发生的现场,冒着时刻会发生余震的危险,及时发出准确消息。他们的工作既介绍了科研人员在抗震救灾中的精神风貌,也让公众及时得到了前方状况和减灾救援知识,

为抗震救灾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科学报》对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的全方位报道既充满人文情怀,又具有科学性和知识性,弥足珍贵。

这十年中,《中国科学报》和我们减灾工作者一样,还参与了芦山地震、鲁甸地震、九寨沟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大灾害的减灾工作,中国在地震等自然灾害应急减灾方面越来越高效,形成了中国经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学的进步,例如我们近年取得进展的基于动力与运动过程的灾害危险性评估和灾害风险管理。《中国科学报》也成为我国减灾科学研究进展的重要见证者。

(本报见习记者程唯珈整理)